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非物质 文化遗产丛书

王文章 主编 郑长铃 副主编

蜀锦织造技艺

钟秉章 卢卫平 黄修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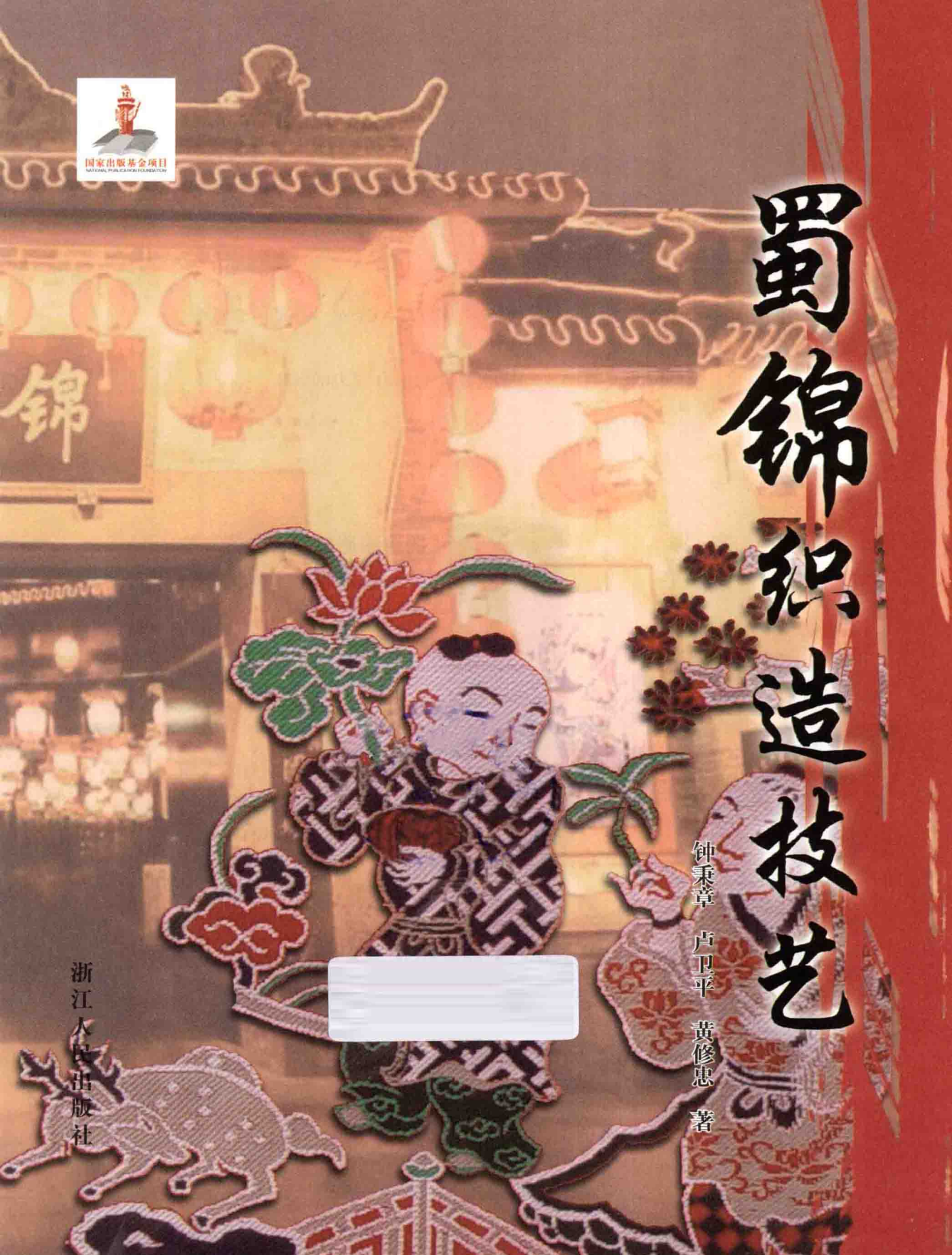
浙江人民出版社



蜀锦织造技艺

钟秉章 卢卫平 黄修忠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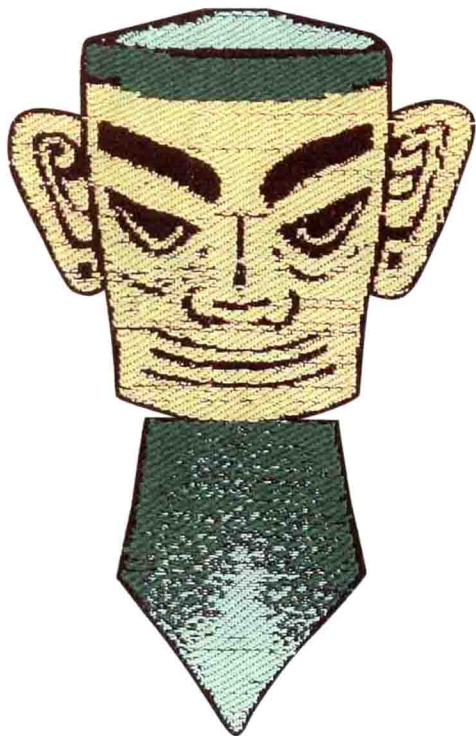
蜀锦织造技艺/钟秉章 卢卫平 黄修忠 著. —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

ISBN 978-7-213-05887-5

I. ①蜀… II. ①钟… ②卢… ③黄… III. ①蜀秀—
织造技艺 IV. ①TS935.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6954号



书 名

蜀锦织造技艺

作 者

钟秉章 卢卫平 黄修忠 著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176516

责任编辑

周 游 王志坚

责任校对

张谷年

封面设计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

激光照排

杭州彩地电脑图文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 张

10.75

字 数

22万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5887-5

定 价

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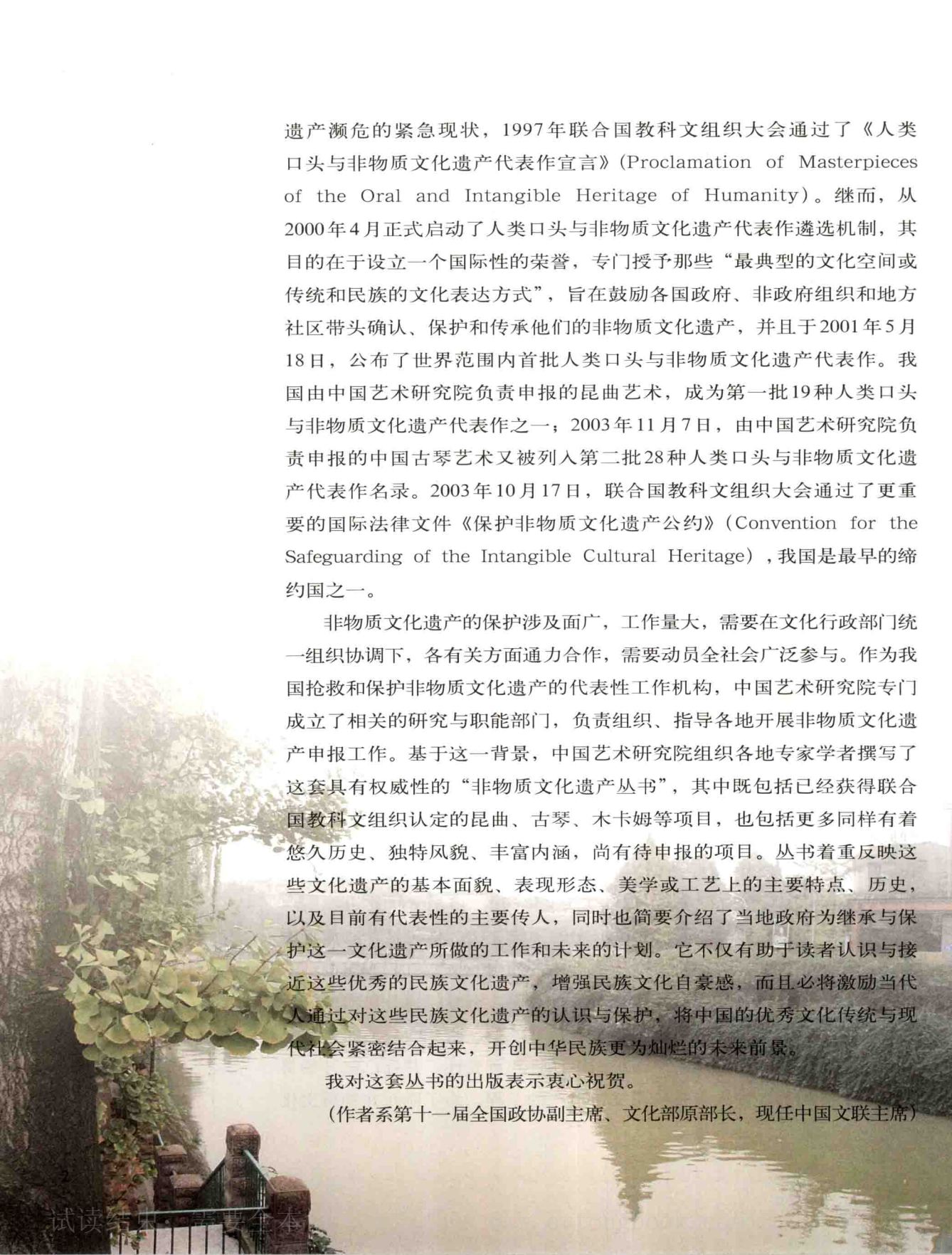
总序

孙家正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国家、民族创造了绚丽多姿、各具特色的文化，形成了各自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为当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困境。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已经成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保存和发展我们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使之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汹涌澎湃的现代化大潮中，重视抢救和保护传统文化，尤其是重要的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和重要的任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各国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损毁和加速消失，这会像许多物种灭绝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一样影响文化生态的平衡，而且还将束缚人类思想的创造性，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全面进步。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既是对各民族文化之根的追溯，也是保持文化发展延续性的前提，同时也为现在与未来的文化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护本土文化，倡导文化多样性，增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促进文化资源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防止盲目的、急功近利的、破坏性的开发，已成为许多国家的共识。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愿意与各国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国际合作的方式，促使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不断推进。

传统文化的保护，既包括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也包括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文化。目前，关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协作机制和国内立法已经比较完备，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有专门国内法的国家还很少，国际间的合作也还很不够。值得赞赏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充分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且已经开始努力推动世界性的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程。为了应对非物质文化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of a river scene. The painting shows a river flowing through a landscape with trees and a bridge.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ink wash art, with fine lines and subtle washes of color. The scene is peaceful and serene, capturing a moment of natural beauty. The river is the central focus, with a bridge crossing it in the distance. The trees are rendered with delicate brushstrokes, and the overall composition is balanced and harmonious.

遗产濒危的紧急现状，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宣言》(Proclamation of 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继而，从2000年4月正式启动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遴选机制，其目的在于设立一个国际性的荣誉，专门授予那些“最典型的文化空间或传统和民族的文化表达方式”，旨在鼓励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地方社区带头确认、保护和传承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于2001年5月18日，公布了世界范围内首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国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申报的昆曲艺术，成为第一批19种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2003年11月7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申报的中国古琴艺术又被列入第二批28种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更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我国是最早的缔约国之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在文化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协调下，各有关方面通力合作，需要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作为我国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工作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专门成立了相关的研究与职能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各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基于这一背景，中国艺术研究院组织各地专家学者撰写了这套具有权威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其中既包括已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昆曲、古琴、木卡姆等项目，也包括更多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独特风貌、丰富内涵，尚有待申报的项目。丛书着重反映这些文化遗产的基本面貌、表现形态、美学或工艺上的主要特点、历史，以及目前有代表性的主要传人，同时也简要介绍了当地政府为继承与保护这一文化遗产所做的工作和未来的计划。它不仅有助于读者认识与接近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增强民族文化自豪感，而且必将激励当代人通过对这些民族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紧密结合起来，开创中华民族更为灿烂的未来前景。

我对这套丛书的出版表示衷心祝贺。

(作者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化部原部长，现任中国文联主席)

目录

CONTENTS

总 序	孙家正 1
前 言	1
第一章 蜀锦织造技艺渊源及历史沿革	3
第一节 传说与桑蚕丝织起源	4
第二节 织造技艺和锦的起源	6
第三节 蜀锦织造技艺的发展	8
第四节 近代蜀锦织造技艺的兴衰	19
第二章 蜀锦织造技艺分布区域及存续状况	21
第一节 古代流布区域	22
第二节 现今分布区域	24
第三节 当下存续状况	26
第三章 蜀锦织造技艺与区域文化的渊源	39
第一节 蜀锦织造技艺与相关诗歌成语	40
第二节 蜀锦织造技艺与艺术形式	51
第三节 蜀锦织造技艺与地方文化	54
第四章 蜀锦织造工艺流程及特征	61
第一节 蜀锦织造的生产工艺	62
第二节 蜀锦织造技艺的关键练染工艺	67
第三节 蜀锦织造的核心技艺挑花结本	79
第四节 蜀锦织造的重要工具花楼木织机	82
第五节 蜀锦织造的传统特种工艺	96
第六节 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蜀锦图案纹样	112
第五章 蜀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及其作品	123
第一节 蜀锦织造技艺的传承方式	124



第二节	代表性传承人简介	127
第三节	传承人代表性作品介绍	136
第六章	蜀锦织造技艺的历史文化价值与影响	141
第一节	蜀锦织造技艺的社会价值	142
第二节	蜀锦织造技艺对织锦业发展的影响	146
第三节	蜀锦织造技艺在国外的评价	147
第七章	蜀锦织造技艺的传承危机与保护措施	151
第一节	蜀锦织造技艺的传承危机	152
第二节	蜀锦织造技艺的保护措施	154
参考文献	163
后 记	164





前 言

中国古代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是由众多的传统工艺所创造的，蜀锦织造技艺则是我国民族传统工艺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我国优秀传统工艺的杰出代表。蜀锦织造技艺作为我国起源较早的传统工艺，对后世织锦业的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通过蜀锦织造技艺这一古老传统工艺生产的蜀锦是中华民族百花园中开放得较早的一朵奇葩。蜀锦也是我国染织传统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蜀锦图案在我国工艺美术图案中，是一个十分瑰丽的篇章。蜀锦与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并称为中国三大名锦。


著名学者沈从文先生在《蜀中锦》中提到“蜀锦是四川成都所织造的花锦”，明确了蜀锦的地域特征。这句话也概括了蜀锦与织造的关系。许多文献资料说明了蜀锦与织造技艺相互依存两千多年不可分割的联系。蜀锦生动的图案、艳丽的色彩是靠精湛的织造技艺完成的。蜀锦织造技艺概括起来大致可归纳为纹制工艺、练染工艺和织造工艺三大部分。纹制工艺包括纹样设计、配色、挑花结本、装吊等工序；练染工艺包括练丝和染色等工序；织造工艺包括织前准备（经纬线加工）和上机织造两个部分。蜀锦织造传统的工艺流程为：纹样、意匠、挑花结本、装造、织机的操作、拉花、投梭、纤经、染色等。简单地说，蜀锦织造技艺就是通过纹样设计、经纬丝色彩组合及挑花结本等程序，从而织出

绮丽的蜀锦的技艺。蜀锦织造技艺工艺复杂，织造难度很高，各方面必须有完整的配套和协调一致。蜀锦图案与中国的儒、道、佛、民俗文化息息相关，美丽精致的蜀锦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可以这样说，蜀锦织造技艺成就了蜀锦的辉煌，蜀锦延续了蜀锦织造技艺的生命；二者相互依存，生生不息传承两千多年延续至今。蜀锦织造技艺随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并没有停止在某一个社会历史阶段上，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时至今日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由于蜀锦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及亟待保护的现状，2006年6月，“蜀锦织造技艺”被国务院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蜀锦织造技艺作为中国桑蚕丝织技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位列其中，成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10年，蜀锦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11年，蜀锦织造技艺被批准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基地。

蜀锦织造技艺历史悠久，作为极富地域特色的传统工艺，在国内外久负盛名。虽经历两千多年的沧桑变幻，仍能流传至今。她是古蜀文明最生动、最形象的历史文化代表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表现形式。

四川古称“蜀”、“蜀国”和“蚕丛之国”，





是中国桑蚕丝绸最早的发源地之一，蜀锦是蜀地丝绸文化的代表，并在我国传统工艺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其精细的织造技艺、

生动的图案、艳丽的色彩代表着古代蜀地丝绸文化的繁盛，也对后来传统织锦业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蜀锦织造技艺

第一章

蜀锦织造技艺

渊源及历史沿革



第一节 传说与桑蚕丝织起源

中国是世界上桑蚕、缫丝、丝绸的原产地，传统的桑蚕丝织技艺的发源地，素有丝国之称。如要研究中国的丝绸起源和发展，就离不开四川(蜀地)。四川是中国丝绸和传统丝织技艺的原产地之一，不仅以嫫祖等古史传说饮誉海内外，而且以蜀锦等丝织技艺驰名中外。蜀锦在中国丝绸文化起源和发展史上占有显著的地位。提到蜀锦和传统的织造技艺，就要从源头谈及桑蚕丝织，而关于桑蚕丝织的起源，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有许许多多的传说。而传说中的蜀山氏、蚕丛氏、嫫祖、马头娘等中国丝绸史上的里程碑人物，均与古代四川有关。早在新石器时代，古蜀的蜀山氏、蚕丛氏等部落，即以养蚕著称。轩辕黄帝时代，黄帝元妃——西陵氏嫫祖发明了驯养家蚕和抽丝织绢之术。而民间的马头娘传说，为以后蜀地的养蚕、治丝、织锦孕育了条件。其故事情节不仅凄美，更反映出四川桑蚕的悠久历史。

四川有关桑蚕丝织的传说

四川(蜀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养育了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说中蜀山氏的来源十分古远，早在先秦已见诸记载。《世本》、《山海经》等先秦古籍即载有“蜀山氏”名号。及至汉初，在《大戴礼记》和《史记》中，均载有“蜀山氏”之名。从这些史料中反映出，早在新石器时期的渔猎时代，蜀地的岷江上游河谷，气候

温和，雨量充沛，各种林木和野桑生长茂盛，野蚕繁殖很多。在那里，聚居着一个古老的氏族，他们虽然还处在没有文字、没有礼乐的原始社会，但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生长在野桑中的一种虫类所结的茧，加工以后，可以做成柔软温暖的丝绵，抽出的丝，可以织成服用品(绢、帛)，全族人便把它当成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那时，人们称这种野生的虫类为“蜀”或“蛹”，称这一带的山为“蜀山”。依地取名，也就称在这里生息的古老氏族为“蜀山氏”，这就是“蜀山氏”、“蜀国”得名的由来，“蜀”也就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

另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为蜀国首位称王的人，善种桑养蚕，《蜀王本纪》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他们世代居住在岷山一带，由于山高路险，便因地制宜，在山崖上凿起窑洞式的“石室”来居住。这是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他们的长相和穿着都很奇特，“是时人萌，椎髻左衽，其目纵，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也就是说他们的眼睛是像螃蟹一样向前突起的，头发在脑后梳成“椎髻”，衣服样式是左边斜着分襟的。蚕丛氏想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因为山地生活十分艰苦，对养蚕事业的发展也十分不利。后来，他听说成都平原地势开阔，沃野千里，于是就率领他的部族从岷山向成都平原迁徙。这一次迁徙在沿途留下了许多古地名，从中可以看清当时蚕丛





从岷江向南迁入成都平原的线路，如《蜀中名胜记》就先后记载有蚕崖关、蚕崖石、蚕崖市等。蚕丛率部族从岷山迁移到成都平原后，见岷江中游和若水流域江边的坝子很适宜桑叶生长，于是到处劝农种桑养蚕。“教民养蚕”，为以后蜀地的养蚕、治丝茧、织绢锦创造了条件。蚕丛巡行郊野常着青衣，后人故尊其为青衣神。后来蚕丛死了，蜀人们悲恸万分，将其安葬在蜀山，修建了巨大的庙堂——“川主”、“薄山”、“遣福”来祭祀青衣神，使蜀山成为闻名遐迩的“青羌之祀”。同时他们仿照青衣神之衣着，着青衣，裹青帕，代代相传，以为永久之纪念。

蜀地人们为了让青衣神的业绩永续流传，将蚕丛的出生地叫做青神县，并将他耗去毕生精力的若水叫做青衣江——这是四川境内唯一一条用人名命名的江。

马头娘的传说

民间传说中的蚕神不是嫫祖，而是马头娘。晋朝干宝的《搜神记》叙述的内容最全：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有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既承此言，乃绝缰而去，径至父处，父见马惊喜，因取而乘之。马望所自来，悲鸣不已。父曰：“此马无事如此，我家得无有故乎？”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如此非一日，父怪之，密以问女，女具以告父，必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门，

且莫出入。”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以足蹴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为妇耶！招此屠剥，如何自苦。”言未竟，马皮蹙然而起，卷女以行，邻女不敢救之。走告其父，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蚕，而绩于树上。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因名其树为桑。桑者，丧也。一旦，蚕女乘彩云，驾此马，侍卫数十人自天而下，谓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义，授以九宫仙嫫之任，长生矣，无复念也。”言讫，升天而去。今其冢在什邡、绵竹、德阳三县界。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验。蜀之风俗，诸观画塑玉女之像，披以画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

有关马头娘的记述，远不止上举的文献，早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便有记载，三国时《太古蚕马记》、唐《原化传拾遗蚕马》、宋《太平广记》等，都有类似记述。祭马头娘的民间风俗一直流传至今，蚕神马头娘的故事叙述一位天真质朴少女化蚕而献身的感人故事。至今，四川绵竹、德阳、什邡等地的马头娘娘庙，依然香火不断。

嫫祖的传说及桑蚕丝织起源

传世文献中对中国丝绸和早期丝织技艺的最早记载，见于《尚书·禹贡》。此篇的丝绸种类有丝、织文（有花纹的丝织品，即绮）、玄纁縞（纤细的黑白纁和白纁）、玄纁机组（黑色和浅红色的丝织品）等。而《禹贡》的记载进一步表明，早在中国文明兴起的初期，中国丝织品已经形成了多样化的发



展格局。显然，中国丝绸的起源时代和早期的丝织技艺，还远在《禹贡》的成书年代之前。《易·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衣裳而天下治。孔颖达《疏》云：“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这表明，中国丝绸的起源是在黄帝时代，《淮南子》所引的《蚕经》，对蚕桑丝织技艺起源于黄帝时代也有明确的记载，其文曰：《蚕经》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通鉴外纪》载：“嫫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路史·后纪五》云：“（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嫫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汉日仪》曰：“春蚕生而皇后亲桑于苑中。祭蚕神曰菀窳妇人寓氏公主，凡二神。北齐始祀黄帝元妃嫫祖为先蚕神，以与妇女相合。嗣后道教、民间皆以其为蚕神，奉祀至今。”

中国丝绸起源于黄帝时代。按照古代的性别分工，即古代文献屡次述及的“男耕女织”来看，黄帝元妃嫫祖“教民养蚕”、“织丝茧以供衣服”，不仅与古文献所传和考古材料所示中国蚕桑、缫丝、丝绸的起源时代正相符合，而且也同古代社会以性别为基础的历史分工是一致的，为嫫祖是中国蚕桑丝织技艺之祖的合

理性提供了依据。嫫祖作为丝绸和丝织技艺早期起源的代表，其地位是肯定的。中国丝绸最早传到古希腊，希腊称中国为“支那”，即希腊文“丝绸之国”的含义。

根据历史、考古、人类学等有关嫫祖的文献材料和大量丝绸史迹、嫫祖文化史迹和地缘文化进行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确有嫫祖其人，嫫祖确为中国丝绸和丝织技艺之祖，嫫祖故里西陵氏之国在今四川盐亭。现在四川盐亭高登建有嫫祖宫，内塑有嫫祖、马头娘像。

嫫祖终身为教导和推广蚕桑，奔走劳碌，老来逝世于南巡的衡山道，体现毕生为民谋福利的牺牲精神与奉献精神。嫫祖被祀为“先蚕”，祀为蚕神。由于她巡行全国教民蚕桑而逝于道上，被人们祀为“道神”、“行神”、“祖神”，即保佑出行平安之神。

据此，嫫祖的历史功绩有三：首先是青少年时代名叫“王凤”的嫫祖，从小就聪明伶俐，16岁后便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织绢之术；第二，在野蚕家养的巨大变化中，嫫祖抽丝织绸制衣裳的重大发明，对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三，嫫祖从为人类抽丝制衣裳开始，发明了早期的丝织技艺，从而奠定了其中国丝绸之祖的地位。

第二节 织造技艺和锦的起源

从桑蚕起源中可以看出，中国是全世界桑蚕丝织技艺最早的发源地。作为蚕桑起源，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首先应有适合野生桑树生长的土壤和野蚕生长的气候和地理环境，

有了野生桑树才会有桑树的人工栽培，发现了野蚕才会有对蚕的保护和驯养。这个过程不知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野蚕才终于被驯化成为了家蚕，人们逐步学会了养蚕、治丝茧、织



绢锦等。有了栽种桑树，发现蚕茧抽丝等基本条件后，随着发展进程，之后才能出现早期的丝织织造技艺。据黄能馥先生撰写的《中国成都蜀锦》介绍，中国是丝绸的发源地，根据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在距今大约7000年前，即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早期，就发明了蚕桑丝织的技术。到距今3000多年的西周时期，桑树已经在山地、坡地、宅地及成片的桑园和桑田种植。青年男女还在桑林中采桑、跳舞、谈情说爱。此时的周朝政府对纺织生产进行管理，管理纺织原料、染料、服装制作等业务。说明在周朝，蚕桑和丝织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政府先后设置了管理丝织生产、煮练、染色，画花纹，甚至质量检验等各种专门官吏。这个时期，早期丝织织造技艺出现了，这种早期的生产技术，促使一种用先经练漂染色的熟丝作经纬原料，运用复杂的双重平纹变化组织使经纬丝显现出缤纷绚丽花纹的珍贵丝织品种——锦诞生。人们对锦的喜爱，立刻在西周民歌中反映出来，例如：“萋兮斐兮，成是贝锦”（《诗经·小雅·巷伯》）等。

四川先民早已发明了驯养家蚕和抽丝编绢之术，而四川的气候、自然条件非常适合发展栽桑养蚕。据《华阳国志》记载，成都“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

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因成都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适合农桑，为以后的养蚕、治丝茧、织绢锦创造了条件。随着栽桑养蚕业的兴旺，这个时期的丝织技艺已现雏形，为以后出现的“帛”提供了基本条件。早期帛的生产技术和织造技艺由于没有文字记载已无法考证。但应说明的是，制作帛必须具有相应的生产工具与技术——即早期简单的织造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织造技艺才能一步步发展成型。据史料记载，锦最早见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才频繁出现。据《史记》一书记载，春秋战国时四川织造的布、帛，远销秦国和各诸侯国。是谁发明了早期的织造技艺和锦，既无史料记载也无民间传说。帛的出现说明织造技艺和蜀锦起源较早，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了规模。从近年来陆续出土的织锦看，由于有了四川蚕桑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丝织业从栽桑、养蚕、抽丝、织帛到精练染色和织锦，早期蜀锦生产技术和织造技艺在这个时期已初步成型，它们同样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各朝各代织锦机构和织锦工匠们的努力承继和不断积累，织造技艺不断创新，织造机具不断改良，专业化分工不断强化，并促使四川成为中华大地最早、最发达的蚕桑丝绸生产基地。四川亦是当时世界上丝织业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第三节 蜀锦织造技艺的发展

四川（蜀地）很早就有栽桑养蚕的历史，随着桑蚕业的逐步发展，丝织业也开始起步，可以织造丝织品“帛”。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晋”，由此推断，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巴蜀已能生产丝织品“帛”了，可见四川的丝织业历史是多么悠久。从丝织品帛的织造，说明早期的蜀锦织造技艺已现雏形。之后，从三星堆遗址出土了距今三千多年青铜大立人像，其衣冠服饰之华丽、图案文采之丰富，令人赞叹惊讶。上面整幅的大型龙纹、异兽纹以及方格纹等众多精美复杂的纹饰，是四川高度发达的丝绸文明和丝织技艺的具体表现。出土发现的商代石器、陶器、青铜器、纺轮，揭开了商代蜀地拥有制作不同规格的丝线及刺绣的能力。可见，蜀锦织造技艺开始起步。

商周早期的织造技艺

四川出土了不少有关蚕桑的历史文物，在距今约一万年至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发现过较多的陶纺轮；1926年，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灰土岭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曾经发现一个被刀切割过的蚕茧；在殷商时代的墓葬中，多次发现玉蚕和金蚕；甲骨文上有蚕、桑、丝、帛的字样；青铜器的花纹中有蚕的形象，有的铜兵器上还留有精美的丝织物印痕。凡此种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中国已经有

了蚕桑和丝织品了。1974年12月，宝鸡茹家庄鱼氏族墓葬内发现西周时期数量众多、规格大小不一的玉蚕及桐树叶片、刺绣、辫痕和大量丝织品实物，丝织品有斜纹显花的菱形图案“绮”，可见在周代蜀地丝织技艺已从平纹、变化平纹组织，提高到斜纹提花之“绮”。1975年7月，成都交通巷出土了四件不同形式的西周铜戈，戈柄两面的正中装饰有蚕形的图像，体现了蜀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特别是养蚕业的繁盛。1965年，成都百花潭出土了一件蜀国本土制造的战国铜壶，丰富多彩的图像，生动地反映出古代社会生活的若干侧面。铜壶第一层左面一组为采桑图像，上部有桑树两株，枝叶茂盛，左面一株，枝间有一女子采叶，另一

战国铜壶





女子正在攀登；右面一株，枝间一男一女，都在用手攀枝，枝下悬挂一桑篮。树下有男子六人，女子五人，有的运桑，有的歌舞。这组图像，为我们再现了战国时代劳动人民采桑的情景，表明在当时栽桑养蚕已是重要的社会生产活动。这些珍贵文物，充分说明四川在西周以前，已经有了桑蚕丝织业。

春秋战国时期四川的蚕桑丝织业持续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江西出土的距今2500多年的徐国末代国君墓、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织锦，据专家研究，均为蜀地生产。

春秋战国时期的丁桥织机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地区就诞生的丁桥织机，是以综片提花为特点的综片提花织机，古代文献上又称为绌机。这种织机具有相当完善的织造结构和功能，包括送经、卷取、开口、提花、投纬等。此时的蜀锦又称为古蜀锦，以“彩条起彩，经线显花”为主要特色。而丁桥织机就是以织造这类经锦见长的一种特殊工艺与结构的织锦机。让人惊讶的是，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丁桥织机今日再现。1979年，多年从事蜀锦研究的专家王君平先生及课题组在华阳（华阳古称广都，历史上与成都、新都齐名，并称古蜀三都）等地农户家中发现了一种十分古老而奇异的综片提花织机，完全是竹木制造，其结构完善，工艺奇特，造型罕见，当地村民称之为“丁桥织机”（俗称辨机、绌机），它是编织蜀锦的重要工具，与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丁桥织机一脉相承。据当时初步调查和不完全统计，1980年前后，华阳农村还有丁桥织机600多台，有些人家一户就拥有两

三台，可谓“家家有织机，户户出织锦”。当年东晋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的“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其情景在当今天华阳依然鲜活存在，足见文化脉传的生命力何其顽强！

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是以四川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等区域内，近年出土大量相同的丝绸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蜀地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明显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以四川为起点，经云南出缅甸、印度、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具有明显的印度文明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于是提出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著名学者段渝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5、14世纪，早于曾由季羨林教授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纪，向达先生所提出的公元前5世纪，丁山先生所提出的公元前6世纪，日本藤田丰八先生所提出的公元前11世纪等说法。南方丝绸之路研究，目前在学术界达成了多方面的共识，认为这是一条以商贸为主的多功能道路，国内的起点是成都，开辟年代在先秦。

由于当时生产蜀锦的工具先进，那时四川蚕桑丝织业已经具备相当规模，已向朝廷赋税纳贡。由于四川丝绸质优量多、品种多，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初步形成了“南方丝绸之路”，通过这条路人们把四川的丝织品和



其他货物销往印度、缅甸而又转运中亚。中国丝绸输入印度的路有缅甸道、西藏道、安南道、南海道、西域道五条，以缅甸道开辟最早，它由成都出发，西出雅安，再经云南保山、腾冲到达缅甸和印度。从成都到印度的一段称为“蜀身毒道”，由灵关道、五天道、黔中古道、永昌道四条古道组成。由于它始于丝织业发达的成都平原，并以沿途的丝绸商贸著称，因此也被历史学家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兴于秦汉的蜀锦织造技艺

据《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蜀国的布、帛已被商人贩运到秦国的雍（今陕西凤翔县）、新都阳（今陕西临潼县）等主要城市。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准备伐楚，与群臣议曰：“夫蜀，西僻之国，戎狄为邻，不如伐楚。”大夫、中尉田真黄进言道：“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惠王曰：“善。”然后，司马错率领浩浩荡荡的秦军踏破剑门关，征服了巴蜀。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在成都构筑大城后，在大城西侧筑少城，在大城的城南夷里桥南岸筑“锦官城”，把织锦工人集中起来，设“锦官”收税和监督管理。据《华阳国志》和《水经注》记载：“夷里桥南岸，道西有城，故锦官也。濯锦鲜明，命曰锦里。”当时，蜀地锦类生产已成为一项重要产业，蜀锦织造技艺逐步得到完善，产量也获得显著提高。

秦汉时，成都已成为全国丝绸重要产地。《华阳国志》及《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

帝时，成都已有住户7万家之多。西汉扬雄在《蜀都赋》里有这样的描述：“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尔乃其人，自造其锦……发文扬彩，转代无穷。”表明当时生产织锦品种花色繁多，丝织业繁盛。据《史记》记载，秦汉时代，四川得丝、绵、布、帛之饶，衣覆天下，成都因此得名“锦官城”。蜀锦织成后，须在江中漂练，经过漂练后的蜀锦纹理分明，色彩鲜艳。据樵周《益州志》“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濯锦之江曰“锦江”，锦工濯锦之地称为“锦里”，锦官居住的地方称“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此时生产的蜀锦在图案和配色上有一定的局限，采用“彩条起彩，经线显花”方法生产的蜀锦，称为经锦。由于蜀锦织造技艺得以推广和提高，开始使用脚踏织机和提花机。在丝织品的漂染技术上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成都因此以织造精巧、色彩艳丽的蜀锦而名扬天下。秦汉时，蜀锦已畅销全国，锦缎纹样形式繁多，内容吉祥如意，融儒、道、释的思想精华，显示了织锦技艺的高超水平，时人认为中国之锦“成都独称妙”。1975年，成都土桥曾家包出土汉代大型浮雕石，中部刻有织机两架，虽然是一件反映当时蜀锦生产的造型艺术品，而且结构、刻画不尽完善，但却部分地反映出当时真实的织锦生产状况。这两部织机中，左边一部结构比较简单，看来是素织机，织工正在丢梭织造。右边一部结构比较复杂，是斜织机。主要部分是一架木制的机台，有四根机脚，前脚稍长，下有两根踏木。机架是一个长方形的木框，斜置在机台上，背后立有一根撑柱，机架的顶端安置卷经的圆形木轴——“滕子”；

